

《廣論》中文圓滿教授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講《廣論》
深入淺出完整呈現菩提道次第的內涵
讓未入門者得入門，已入門者更得精進！

請參閱

達賴喇嘛尊者、譯者、青增格西的序，以及書中內文摘錄

དུམ་ལུང་རྒྱ་རེ་སྒྲོང་
覺燈日光

道次第講授 成滿智者所願

宗喀巴大師 造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 教授

蔣揚仁欽 翻譯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序

公元十一世紀時，爲求證悟教法總義扼要之道，阿里法王智慧光與菩提光叔侄二人，歷盡艱辛，恭歡迎請至尊阿底峽迪班噶羅至藏地，大覺窩撰著了具四殊勝、三功德、名揚四海的不共論典—《菩提道炬論》。此上乘論典含攝所有世尊經續密意，並教授了如何於一座上修行三士夫之一切所求一增上身及決定勝。於此，勝者仲（敦巴）道：「能知以四方道，攝持一切聖教者，謂我師長」，讚揚菩提道次第之教授現爲一切教授口訣之殊勝，乃真實讚頌。

此後，不分派別的浩繁雪域持教大師們，依據此論，如稱「自注」等，著作了極多注釋。如百川歸海般，諸「教」、「聞」之傳承由文殊怙主師尊宗喀巴圓滿受取。師以大悲心緣後代眾生，撰「總攝一切佛語扼要，遍攝龍猛、無著二大車之道軌。往趣一切種智地位勝土法範，三種士夫一切行持，所有次第無所缺少。依菩提道次第」之《菩提道次第廣論》，譽滿大地。

藉由先賢大師等傳記可知，至今於藏地及其他許多地方，在聞、思、修三者不分離下，因修習菩提道次第，以雙掌捧握著增上身、決定勝之果實者不計其數。吾亦盡己之力認真修行及推廣此論。到目前爲止，吾先後對《廣論》之講學亦有文字記錄。

早於辯經學院完成大論典的學習，現在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漢族法友—蔣揚仁欽，經歷多年努力，善譯成漢文並付梓。此書對廣大漢族佛教徒定會帶來相當利益。此故，隨喜及讚嘆蔣揚仁欽及所有參與出版此書的義工們。

釋迦比丘說法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於藏曆第十七勝生周水龍年四月十九日，西元 2012年6月8日



THE DALAI LAMA

ལམ་རིམ་ཆེན་མོའི་བཤད་ཁྲིད་དཔྱད་མཁན་རེ་སྐོང་།

༡། བྱི་ལོ་བརྒྱ་ཕྱག་བརྒྱ་གཅིག་པའི་ནང་མངའ་རིས་ཆོས་རྒྱལ་ལོ་ཤེས་འོད་དང་བྱང་ཆུབ་འོད་ཀྱི་དབྱེ་གཉིས་ཀྱིས་
 དཀའ་བ་བརྒྱ་ཕྱག་དུ་མའི་སྐོན་ས་ཇོ་བོ་ཇི་ལྟ་གཅིག་དུ་ཡིག་པོ་དང་དུ་གདན་ལུས་ཀྱིས་བསྐྱོད་པ་སྤྱིའི་གནད་དོན་གསུམ་པའི་ལམ་
 ལུ་སྐྱུལ་ཇི་ལྟར་མཛད་པ་བཞིན། ཇོ་བོ་ཆེན་པོས་ཆེ་བ་བཞི་དང་བྱང་ཆོས་གསུམ་གྱིས་བྱང་པར་དུ་འཕགས་པའི་བསྐྱོད་
 བཅོས་བྱང་ཆུབ་ལམ་གྱི་སྐོན་ས་ཞེས་ཡོངས་སུ་གྲགས་པ། རྒྱལ་བའི་མདོ་རྒྱུད་ཀྱི་དགོངས་དོན་སྐྱེས་བུ་གསུམ་གྱི་
 མཛོན་འདོད་མཛོན་མཐོ་དང་དེས་ལེགས་སྐྱབ་པའི་ལམ་མཐའ་དག་སྐོན་སྤོང་གཅིག་དུ་ཉམས་སུ་ལེན་ཆུབ་གྱི་གདམས་ངག་
 མདོ་དུ་བྱུང་བ་འདི་མཛད། དེ་ལ་རྒྱལ་བ་འབྲོམ་གྱིས་ "བསྐྱོད་པ་ཐམས་ཅད་བྱ་བཞི་ལམ་གྱིས་འབྱུང་ཤེས་པ་འདི་རྣམས་"
 ཞེས་བྱང་ཆུབ་ལམ་གྱི་རིམ་པའི་མན་ངག་གིས་གསུང་རབ་མ་ལུས་གདམས་ངག་དུ་འཆར་ཆུབ་གྱི་ཆེ་བ་བཞི་དཔེ་དོན་
 གནས་ཀྱི་བཞུགས་བཞུང་ཡིན། དེ་ནས་བརྒྱུད་གངས་རྒྱུད་ཀྱི་རིམ་མེད་བསྐྱོད་འཛིན་དུ་མས་བསྐྱོད་བཅོས་དེ་བྱང་པ་སུ་
 མཛད་དེ་རང་འབྲེལ་དུ་གྲགས་པ་སོགས་ཀྱིས་མཛོན་འབྲེལ་བྱེད་ཤིན་ཏུ་མང་བ་དང་། འཆད་ཉན་གྱི་བརྒྱུད་པའང་ཇི་
 ལྟར་ཅིག་བཞུགས་པ་རྣམས་འཇམ་མགོན་རྣམ་ཅོང་ཁ་པ་ཆེན་པོས་ཡོངས་སུ་ཇོ་བོ་གསུམ་པ་གསུམ་ཏེ་བརྒྱུད་པའི་རྒྱ་བོ་གཅིག་
 འདྲེས་མཛད་ཅིང་བྱི་རབས་ཀྱི་གདུལ་བྱ་རྣམས་ལ་བྱུགས་བཅུ་བས་དགོངས་ཏེ། ཇི་རང་ཉིད་ཀྱིས་ "རྒྱལ་བའི་གསུང་རབ་
 ཐམས་ཅད་ཀྱི་གནད་བསྐྱེས་པ། ཤིང་ན་ཆེན་པོ་རྒྱ་སྐུབ་དང་ཐོགས་མེད་གཉིས་ཀྱི་ལམ་སྤེལ། 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
 པའི་སར་བཀོད་པའི་སྤྱི་བོ་མཆོག་གི་ཆོས་ལུགས། སྐྱེས་བུ་གསུམ་གྱིས་ཉམས་སུ་ལྷང་བའི་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ཆང་བར་སྐོན་
 པའི་བྱང་ཆུབ་ལམ་གྱི་རིམ་པ་" ཞེས་བཞུགས་པའི་བསྐྱོད་བཅོས་བྱང་ཆུབ་ལམ་རིམ་ཆེན་མོ་ཞེས་གྲགས་པ་འདི་མཛད།
 ད་བར་ཡོད་ཀྱིས་གཅོས་ལུལ་ལུང་དུ་མར་བྱང་ཆུབ་ལམ་གྱི་རིམ་པར་ཐོས་བསམ་སྐོན་སྤོང་གསུམ་ལ་མ་བུལ་བས་མཛོན་མཐོ་
 དེས་ལེགས་ཀྱི་འདོད་དོན་ལག་དུ་སྐྱོན་པ་གངས་ལས་འདས་པ་ཞིག་བྱུང་བ་དམ་པ་གོང་མ་རྣམས་ཀྱི་རྣམ་པར་ཐར་པ་ལས་
 ཤེས་རྣམས་ཀྱི་རང་ལུས་གང་ལྟོགས་ཀྱིས་ཉམས་སུ་ལེན་དང་འཆད་སྤེལ་ལ་འབད་འབྱངས་བྱས་ཤིང་། ད་ཕན་ངོས་
 ཀྱིས་སྤྱིར་ལམ་རིམ་ཆེན་མོའི་བཤད་ཁྲིད་བྱས་པ་དེ་དག་ལོག་ཐོག་དུ་ཕབ་པ་ནས། དེ་སྐོན་རིགས་ལམ་སྐོན་གྱི་གཞུང་
 ཆེན་སྐོན་གཉེས་བྱས་ཐོག་ ད་ལྟ་ལོ་ལྟར་མ་ཇ་ཀུན་གྱི་ལག་སྐོན་ཁང་དུ་སྐོན་སྐྱོང་བྱེད་བཞིན་པའི་རྒྱ་རིགས་ཆོས་ཐོགས་
 འཇམ་དབྱངས་རིན་ཆེན་ནས་རྒྱ་ཡིག་དུ་ལོ་མང་དཀའ་བྱུང་གྱིས་ཕབ་སྐྱུར་ལེགས་གྲུབ་ཀྱིས་ད་ལམ་དེ་བཞུགས་སུ་དཔར་
 སྐྱོན་བྱས་པ་འདིས་རྒྱ་རིགས་ནང་ཆོས་དོན་གཉེས་པ་མང་པོར་ཡན་ཐོགས་གང་འཚོམས་ཡོང་དེས་པས། འཇམ་དབྱངས་
 རིན་ཆེན་གྱིས་གཅོས་ཕབ་སྐྱུར་དང་དཔར་སྐྱོན་གྱི་ལས་གཞིར་ཞུགས་མཁན་ཀུན་ལ་ཡི་རངས་དང་། ལེགས་མེད་
 བཞུགས་བཞུང་བཅས། ལྷ་ལོ་དག་སྐོང་ཆོས་རྒྱ་བ་དུ་ལའི་རྣམ་བསྐྱོད་འཛིན་རྒྱ་མཆོས་པོད་རབ་བྱུང་བཅུ་བདུན་པའི་
 རྒྱ་འབྲུག་ཟླ་ ༤ ཚེས་ ༡༧ ལྟེ་ལོ་ ༡༠༡༣ ཟླ་ ༤ ཚེས་ ༥ ལོ།



譯者序

西元二零零七年四月，達賴喇嘛尊者於美國舊金山給予三天的佛法開示。尊者日理萬機，雖有著緊湊、忙碌的行程，但是爲了滿足群眾們想要面見他的期望，尊者犧牲了午休時間，會見來自各方的群眾，包括信徒、記者、學者、專業人士等。《成滿智者所願》的緣起，就在尊者與林耿如居士的會晤中形成。當時，尊者對我說道：「現在越來越多的漢地信眾們，正在學習或想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多年前，在達蘭薩拉的大昭寺，我曾經傳授過長達十多天的廣論教授。該教授的內容較爲完整。爲了利益更多的華人，我希望以華人爲主要對象，由你將此教授翻譯成漢文。我把這個任務交給你。」

宗喀巴大師（1357—1419），藏傳格魯派的鼻祖，在年壽四十六歲時（1403~1404），於惹珍勝阿蘭若獅子崖（現今的熱振寺），寫下《菩提道次第廣論》這部巨作。《菩提道次第廣論》流傳至今，已經有六百餘年的歷史。

《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整體思想，並不是宗喀巴大師自創，主要源於印度的佛教大師—阿底峽尊者（982—1054）所著的《菩提道炬論》。阿底峽尊者，也是噶當派祖師，對後期的藏傳佛教有著深遠的影響。噶當派強調「外相嚴律、內持般若、密修咒行」的一統觀念，破除了當時西藏戒咒二師之間的矛盾，圓滿大小二乘、顯密二法之傳承。阿底峽尊者涅槃後四百年，約十五世紀期時，如日中天的格魯派因爲同樣秉持著噶當派的精神—外相嚴律、內持般若、密修咒行，故稱「新噶當派」。

「菩提」是梵文「buddhi」的音譯，意思是「覺悟」。菩提（或覺者）可分聲聞、獨覺以及大乘等三，但唯獨後者的菩提稱爲「大菩提」，這也正是這部論典所說的菩提。

「道」可謂大小乘、三乘（聲聞、獨覺、菩薩）、顯密二乘、或下中上三士道等。在眾多不同的詮釋中，這部論典所說的道，是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以及上士道等三者。何謂三士道？依所願區分三士道：圓滿暫時利益的增上生，或後世的人天善道，都是下士道者的所願。圓滿究竟利益的決定勝分二，別解脫及大菩提，前者是中士道者的所願，後者是上士道者的所願。除了上士道並無所謂的共與不共之差別外，下士道與共下士道的差異、中士道與共中士道的差異，是修學廣論者不可不知的重要議題。下士道者僅追求增上生，但共下士道者不僅追求增上生，更追求決定勝。同樣地，中士道者僅追求別解脫，但共中士道者不僅追求別解脫，更追求大菩提。《菩提道次第廣論》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在追求大菩提的成道過程中，必須經過共下中二道，圓滿共下中二道之成就，方可成就大菩提。另一方面也間接地指出，對於不具足廣大願心，只求後世安樂的下士道者，或只

求個人解脫的中士道者，《菩提道次第廣論》仍然可以滿足他們的心願。

「次第」意指成道因緣的生起次第不可有誤。果之所以能夠形成，其因有三：第一、因性無謬，如種下了瓜的因不可能得到豆的果。第二、次第無謬，如播種後才翻土，就不可能收穫得果。第三、因緣無缺，如陽光、水分、土壤等因緣皆具足無缺。次第可分兩者：生起次第及觀修次第。以生起次第而言，必先有前前道，方能有後後道。但以觀修次第而言，必須牢記：「主觀後後道，定益前前道。」尤其把觀修的重點擺在菩提心時，一切前前道將自然生起。相反地，如果只知道生起次第，而忽略了觀修次第，心想：「尙未堅定『依止善知識』等前前道，又怎麼能生起『菩提心』等後後道。」如此一來，此生就只能成爲下士道者，恐與「共」下士道者無緣矣！有關這一點，達賴喇嘛尊者於此書中多處善巧地指導何謂次第學習之理，很值得我們認真地去思考。多年來，我的確看到許多修習廣論者，一直停留在「依止善知識」一節。看到他們在一個點上打轉十幾年，我不禁地想：「如果他們能夠利用這十幾年的時間，認真觀修菩提心、種植大乘習氣，不知該有多好！」

「廣」是極略、略、廣三者之後者。宗喀巴大師的般若道次第著作有三：第一、極略論，即《三主要道》（或稱《聖道三要》，著作時間約師壽四十二歲時）。第二、略論，即《菩提道次第略論》（約師壽五十九歲時著）。第三、廣論，即《菩提道次第廣論》。

「論」是經論兩者之後者。經是世尊言；論是師等言。

《菩提道次第廣論》的確是本相當實用的修行手冊。達賴喇嘛尊者對這部論典非常地重視。我沒記錯的話，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尊者從拉薩逃亡到印度的時候，唯一攜帶的經論就是這部《菩提道次第廣論》。因爲這部論典是如此的重要，我建議讀者在工作之餘仍能撥出時間來修學。不妨按照廣論的科判順序，配合該科判的主要內容，先以寧靜的心簡略地瀏覽一遍，之後反覆地串習，如此日積月累，直到完全熟悉爲止，這就是緣取廣論的觀修方法。在閱讀、思惟的過程中，會對某些內容有所感觸，在感觸生起的當下，不要急著跳到下一段，應當好好品嚐這種感受，讓心安住於其上，這就是緣取廣論的止修方法。唯由透過認知道理的觀修，加上使心柔軟的止修，才能讓我們頑固不調的內心獲得真正的修正。

這本講授的藏文全名共有十字，直接翻譯成漢文爲：「道次廣之講授智者願滿」，乃由達賴喇嘛尊者親自恩賜。就以意譯而言，這本講授可簡稱爲：「成滿智者所願」，或以藏音的音譯而言，又可簡稱爲：「覺燈日光」。「道次廣」謂宗喀巴大師所著作的道次第廣論，此書乃其論之講授，故稱「道次第之講授」。

《成滿智者所願》之道次第講授，來自達賴喇嘛尊者在一九八七年印度·達蘭薩拉的大昭寺所傳授的廣論教授。但是爲了讓讀者了解佛法的整體概念，及對尊者平時的演講內容有所理解，我蒐集並整理了尊者近期在各處說法的錄音，作

爲前行的內容。同時，爲了拉近聽眾與達賴喇嘛尊者的距離，在口譯的過程中，我盡量在每一段口譯錄音前放置尊者的聲音。讀者們也可以在 www.e-dalai.com 下載取得《成滿智者所願》的錄音檔。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曾幾次對藏漢翻譯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加上「譯者註」。但這不影響我對法尊法師的欽佩。我深信，唯有具足等同菩薩功德的尊者，才有辦法如此完整無誤地將宗喀巴大師藏文著作譯成漢文，饒益眾多漢地有情。面對法尊法師留下的譯文，想到法師對學習格魯教法的華人們所帶來的恩惠，我們不得不心生感激。

最後，我非常地感恩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佛學班，以及內地及他處參與文字整理的同修們。誠心祈願並將此翻譯功德迴向所有讀者早日成就無上菩提。

譯者蔣揚仁欽（黃春元）

於美國哈佛大學 2012年9月22日

流通序

佛陀講了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法門可歸納至三轉法輪，也就是《阿含經》、《般若經》、《解深密經》三個部分。以大乘的觀點來說，會認為三轉法輪的法要，或說八萬四千法門，都含攝在《般若經》中。因此，《般若經》是修學大乘教法者所依止之處。世尊示現涅槃後幾百年，龍樹師徒、無著師徒對《般若經》的顯義及隱義（深見及廣行二道）做了整理及解釋。再經過數百年，又有阿底峽尊者以三士道的內容來闡述《般若經》的法義。在藏傳佛教來說，這是《般若經》法義在世間的三種不同呈現。也就是，雖然是因為所化有情的根器各各不同，所以才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是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以《般若經》為本質，不離其義。

我們要思考一點：世尊已經講說了《般若經》，為什麼龍樹師徒、無著師徒還要努力地對《般若經》做出解釋？原因就是當時的佛弟子不了解《般若經》，對其法義有誤解、邪解的情況。同樣地，七世紀以後，佛法傳到藏地，當時的人們缺乏辨識正法的慧眼，在見解上或與行持上出現許多紛爭。那時藏王為了將藏人導入正途，迎請印度智者入藏—在前弘期有蓮花戒論師，在後弘期有阿底峽尊者，以辨論、著書的方式駁斥邪解、彰顯正法。相較之下，現代人憑著自己淺薄的智力，在不了解《般若經》的情況下作出的解釋，能與龍樹師徒、無著師徒所作的解釋相順符嗎？二個不相順的解釋，到底是誰的解說有問題？與佛所授記之龍樹菩薩、無著菩薩的解釋不相順的說法，那不過是個人見解，不足為憑。有人說：藏傳佛教重論不重經。這是錯誤的。藏傳佛教也認為見解、所行持的內容要忠於佛經，但是因為個人自己的解釋會有偏差，所以提倡對佛經的解釋要跟隨那蘭陀寺智者們的解釋—這些解釋是數不清的成就者印證過的。只有清淨無垢的教法，才能引生圓滿無謬的證德，所以學佛的第一步是聽聞無垢無謬的教法，這點十分重要。

佛法在藏地發展的過程中，除了來自印度的諸多論著外、藏地的智者也留下數不清的論著。在這些著作當中，有著憲法般的地位是《修次三篇》（蓮花戒論師著）與《菩提道炬論》（阿底峽尊者著）。也就是當時的論著若與二部論典的意趣不相順符，就不是無垢的解釋。（蓮花戒論師與阿底峽尊者皆出自那蘭陀寺）。《菩提道次第廣論》是宗喀巴大師依《修次三篇》、《菩提道炬論》，特別是《菩提道炬論》，順應弟子的根器而寫下的。格魯派發展至今六百餘年，有數不清的人依著道次第—《廣論》—修行而獲得成就。今時，《廣論》已經被翻譯成中文，或許有人可以透過文字表面理解些什麼，但是《廣論》與《般若經》深見、廣行二道的連結，若不是長時研習經教者，是難以清楚指點出來的。見與行是不可分離的，有正確的見解才有正確的修行。因此，如何正確理解《廣論》，

就成爲非常重要的課題。

台灣是個很有福報的地區，不斷地有持教大德往來弘法，當然對《廣論》的弘揚也不在話下，學習《廣論》的風氣很興盛。美中不足的是，這麼多講說，圓滿教授《廣論》卻不多見，以文字謄下完整教授可以說沒有。法王達賴喇嘛很關注對《廣論》的修習，特別叮囑譯師—蔣揚仁欽—翻譯教授；譯師及台灣、內地的學人更進一步地合作謄錄教授文字，可以說彌補了這個區塊。《廣論》法源清淨，圓滿無缺地顯示成佛之道，又有具量師長—達賴喇嘛尊者—的教授，學人若能反覆串習，在佛法的理解上，自然容易趨入佛陀的意趣。

佛學班的同學問我：該怎麼學習尊者的這些教授？我認爲學習道次第是生生世世，直到成佛爲止的事。現代的人，急於求果，學一件事，就要馬上看到效果，不然好像就白學了的樣子。例如，學了《廣論》的某一條，就馬上問：看到乞丐該怎麼辦？或看到什麼境，強烈的貪瞋現起，就想馬上令它消滅，不然就很沮喪。雖然佛法要運用到生活上，但不是學一條要配合一條，學二條要搭配一雙。噶當派的上師說：「眼光要放遠，心量要放大。」我們是爲了成佛來學習佛法的，不單單爲了解決某一特殊事件，不要把目標限定在這麼小的範圍。在修學道次第的過程中，心會慢慢轉變，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自然處理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心的轉化是需要時間的，必須要有這樣一個過程，這或許也是修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原因吧！

其次，所謂學習《廣論》，也不是指只學《廣論》這本書，學習《廣論》有很多層次。有了地道、四部宗義等概念再學《廣論》，甚至學習過中觀、般若等五部大論的內容，再回歸到《廣論》，對《廣論》的理解及體悟會更深一層。尊者便是最好的例子，從《成滿智者所願》中，我們可以看到，尊者教授時，常常引用印藏祖師大德的解釋，如引用《現觀莊嚴論》、《釋量論》等。尊者是學習不同論著，再回歸到《廣論》，兩相結合而講說。

很隨喜蔣揚仁欽譯師及基金會佛學班的同學學習尊者的教授，並隨力地使更多人更容易接觸尊者的教授。此書是個開端，祈願更多的有情趨入道次第的修行，生生世世不離此勝者所喜之清淨道。

見悲青增謹述

2012年7月23日

(本文作者爲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佛學班現任師長)

(書中內文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

廣論的殊勝

雖然阿底峽尊者著作的論典很多，但眾多論典中為「根本極圓滿者，厥為《道炬》。」為什麼呢？因為《道炬論》有三種殊勝功德：

第一，所詮圓滿。《道炬論》總攝一切經咒。「經咒」是指顯教（波羅蜜多乘）和密教（金剛乘）。雖然在《道炬論》中並沒有依據金剛乘完整的次序宣說，可是其中提到了灌頂的內涵，及對金剛乘疑惑的解答，所以說總攝了金剛乘主要的內義。因為《道炬論》具有金剛乘和波羅蜜多乘兩者的主要內涵，所以說所詮圓滿。

第二，易於受持。《道炬論》並沒有講解很廣的內涵，但其所說是依照次第，弟子容易受持。因為主要是以調心為目的而宣說之故，所以易於受持。

第三，勝出餘軌。《道炬論》比其他教典更為殊勝的原因，是它不只有二大車軌的傳承，而且在深見及廣行上都解釋得非常圓滿。阿底峽尊者得到了金洲大師及瑞貝空喬欽哇這兩位大師的傳承，所以他解釋龍樹菩薩所傳下之深見行和無著菩薩所傳下之廣行這兩大傳承，都比其他的教典圓滿殊勝。

噶當舊派雖然說到了中觀的內涵，但是並沒有明顯地去區別中觀應成派和中觀自續派兩者的差異。而噶當新派（也就是格魯派）的宗喀巴大師的中觀論典，除了完全符合龍樹菩薩的究竟意趣和月稱菩薩的解說，還清楚地區分出中觀應成派和中觀自續派的差別，就像是打開了我們的眼睛般，讓我們明顯地看到中觀的內容。

宗喀巴大師在著作《廣論》毗鉢舍那章之前，是以中觀宗和唯識宗共通的理論解說的，但在毗鉢舍那章，也就是觀的部分，是以應成派的內涵作解說。「又以善巧二大車軌，二師教授而莊嚴故，勝出餘軌。」這句話如果配合我們現在所看的《廣論》去做解釋，是最恰當不過了，因為《菩提道次第廣論》非常明顯地具有這種特別殊勝的功德。

體會聖教彼此不相違背

當我們修學某一個法門時，當下也能夠帶動其他法門，能夠明顯地體會到。例如修菩提心時，因為修菩提心之故，自然而然地帶動出離心，放棄對今世及後世的貪欲等等，這就叫作四方道的修持。以我的經驗來講，在觀修依止善知識時，單純串習《廣論》中所說的依止善知識的幾頁內容，這當然沒有錯，可是感覺沒有什麼力量，視師如佛的心很難生起。但如果我們能結合歸依，透過歸依，可以思惟三寶的功德，再更深入些，可以思惟空性的道理，由此而體會佛陀的智慧功德；可以由思惟菩提心的功德，體會到佛陀的悲功德，思惟到我們的善知識如同佛一樣具有悲智的功德，這樣的話，感受會不會很強烈呢？所謂四方道的修學就是如此，雖然正修的是這個內容，但在當下卻能體會到上下或上上一切道支。為什麼以四方道為喻呢？就像我們這個坐墊，它是四四方方的，你要抓起它，並不需要四邊都抓，你只要抓住其中的一邊，就可以把它拉過來。同樣的道理，雖然道之正體、道之支分看起來好像是別別的，可是當你在修道之正體、道之支分的任何一個法門時，自然能夠牽動其他所有的法門完全地呈現，這是真正體會到聖教無違的殊勝。所以四方道的修持非常重要，我們的修行必須具有這種殊勝功德，才能避免造作謗法等惡業。

了解無垢經論本身就是修行指南

每個人都想要離苦得樂，我們的痛苦是由因緣產生，我們想要的快樂也是由因緣產生。這個因緣來自哪裡？是來自於善惡。輪迴的根源是無明，透過對二諦的認知，從而了解真相並非如無明所執的那樣，如此才能對滅諦產生強大的信心。否則，雖然大論典裡說到了滅諦的定義、分支、界限等，但我們只是從詞面上去了解，並沒有體會到大論典的內涵。相信了滅諦之後，證得了這種滅功德和證功德者，稱為僧寶，但此時只是有學道的僧寶，到了究竟果位，則為無學道僧寶。透過對二諦、四諦的了解，三寶的內涵才會非常清楚地浮現出來，我們才能體會佛所說的教法是多麼殊勝圓滿。之後再反觀善知識的功德，視師如佛的心才會非常強而有力，也才能真正體會暇滿是如此難得。要知道，如果不了解佛法的架構、基本道理，硬要接受視師如佛或暇滿義大等，實在太困難了。那只會是口頭上的知道、字面上的認知，並沒有辦法真正體會。《現觀莊嚴論》說了許多重點，例如：「佛陀等三寶，不耽著不疲」，就包含了不應貪著今世、不應貪著後世。在七十義中，先說了發心、教授，之後說到了抉擇分……，真的是把整個修行次第都完整說到了。《現觀莊嚴論》非常深奧，用詞非常簡潔且強而有力，就像《現觀莊嚴論》的根本經典—《般若經》—一樣。講述道次第，沒有比《現觀莊嚴論》更為殊勝的了。

《廣論》與《現觀莊嚴論》唯一的差別是，《現觀莊嚴論》在解釋這些重點時是分開的，而《廣論》則針對不同根器的眾生，非常善巧地安排了次序。經過《廣論》有次序的整理後，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現在是在哪個能力範圍，相對應的，我現在主要應該修學什麼，之後我會增長到哪裡。除此之外，《廣論》裡面並沒有《現觀莊嚴論》沒講的內容。如同袞堅喇嘛蔣揚協巴所說，五部大論中，最主要的是《現觀莊嚴論》。確實是如此。我們有時候因為不知道大論典的內涵，會覺得《現觀莊嚴論》的內容好像觀修不起來，但是觀修《廣論》，一下子就能將整個次序浮現出來，這說明我們還沒有真正通達《現觀莊嚴論》。透過《廣論》的上師口訣，我們才更清楚地明白《現觀莊嚴論》中所要表達的內義，才有辦法把《現觀莊嚴論》這個聖言視為對自己有益的教授。

我對三大寺的學生說，格魯派非常排斥所講法和所修法不同。這不只是說說罷了，我希望在實踐上，所說的法和所修的法都應該一致才對。如果我們修行時，所拿的經典是《廣論》，或《略論》，或《三主要道》，而辯論時，手拿的是大論典的內涵，好像與《廣論》無關，是這樣認為的話，那就錯了！如同賈曹傑著作的《現觀莊嚴論》注釋，在禮讚文的部分談到，在學習《般若經》或《現觀莊嚴論》時，應該配合著《廣論》一起學習。如果能自然而然地覺得，針對《般若經》內涵的辯論就是針對《廣論》內涵的辯論，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非常

殊勝，這是我們應該要達到的目標。

容易獲得佛陀的意趣

從親近善知識一直到止觀的所有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和空正見。通達三主要道就是獲得了勝者密意。如果能視諸大論典無有相違，而且對自己現為教授，當然很容易就能獲得三主要道的殊勝功德。可是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了解整個大論典的內容並現為教授是相當困難的，這需要長久的時間及極大的努力。而這部《菩提道次第廣論》融攝了整個大論典的內容，尤其是三主要道的內容。如果我們能依止具格師長，配合著《廣論》的講解，如是地修行，也就容易通達三主要道，也就是勝者的密意了。

關閉謗法之門

對如來所說聖語，以輕視之心起善妙想、惡劣想是謗法。當然，如果是像四部宗義，有宗義論師提出有些論典是對的、有些則是不圓滿的，因為是配合實際狀況，以尊重其他法門的心而說，這是沒有關係的。如果內心相應著煩惱，不是配合著實際狀況，是以藐視其他法門的心去作善惡區別，那就是謗法了。這個我們一定要了解。不是說不去區分，我們應該知道這是大乘法門，這是小乘法門，因為觀修菩提心的緣故，這個行為屬於大乘的行為；因為遠離了菩提心，而以自己追求別解脫的心去修行，所以是小乘法門。當我們闡述大小乘法門時，是以尊重的心，做符合實際情況的闡述，而不是「你是小乘的，我是大乘的」，以自傲的心去做大小乘區別，這就成了謗法。

有時候，我們自認為是大乘的修法者，就小看一些來自斯里蘭卡或是泰國的出家人，「啊，你們是小乘，我們是大乘」，以這種心態去區別大小乘時，就等於是謗法，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比起我們西藏的喇嘛，我覺得這些泰國修行者的言行更為殊勝呢！我曾去過泰國兩次，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有托鉢乞食這樣完全符合原始佛教的善良行為。我非常好奇，於是也一起參與了乞食活動，把鞋子脫掉，赤腳跟著這些比丘們去乞食。不只拿到食物，還會拿到一些蓮花等，非常有趣，只是語言上有一些問題而已。當我問到這些長老們一天的生活作息時，他們確實非常謹慎地執守戒律，也都過午不食，真的非常值得我們隨喜讚歎。如果我們看到這麼清淨的戒行之後，還以一種藐視的心態說「你是小乘」，這根本不應理。

以藏傳佛教來說，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和格魯派等，我們更不能相互毀謗。噶舉派裡面又分香巴噶舉、噶瑪噶舉、竹巴噶舉等。我們同樣都是追隨導師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同樣是修學大乘教法，而且都是修學顯密圓滿殊勝教法。在這種不共因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夠互相毀謗說「你是格魯派……」、「你是薩迦派……」、「你是噶舉派……」，以排斥的心態說「你是某某派別」，這是完全不應該有的想法。無論哪一個教派，一開始成立時，都是由有證量的大成就者創立，是在完全符合佛陀意趣的情況下創立的。我們現在只有隨喜而已，根本沒有輕視的資格。

以我個人來說，我對各教派都儘量地觀功念恩，而且是打從內心地觀功念恩，不是嘴巴說說而已。譬如有一次，一位非常老實的老修行人，他是寧瑪派修學大圓滿的修行者，他所想的只是閉關修行而已。因為我具有達賴喇嘛的稱號，所以他非常虔誠地向達賴喇嘛請法，向我請教寧瑪派的「徹卻」、「脫葛」兩種法門。（「徹卻」翻譯成中文叫本淨觀修，「脫葛」叫作越證觀修。）那時候我並不了解寧瑪的本淨觀修和越證觀修，好在那時昆努喇嘛還在世，所以我就對他

說：「對不起，我真的不了解，但是您可以去找昆努喇嘛，去向他請教。」有時候，他們真的想要來學這一些法，尤其是在具有如此名望的達賴喇嘛座下得到某些教法，可是因為達賴喇嘛的不了解，我個人沒有去學習，而讓他們失望了。對此，我深感遺憾。

我們都是追隨導師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而且又是學習大乘法門，承諾要利益一切有情。做不到的話，是一回事，但自己做得到的話，就應該要努力圓滿利他才對。所以我一直記得這個教訓，盡可能地讓自己去接受一切教法，不分派別地學習，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去年我在菩提伽耶的大菩提寺，曾對三大寺的出家人講到，雖然我們修學格魯派的教法，但是我們也應該找機會去學習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的教法。同樣地，我也對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的學生們說到，你們應該多多學習格魯派的教法。互相學習，不僅有利於教派之間相互的理解與和諧，對於個人的修行也絕對會有幫助。像有些內容在某個派別中並沒有很清楚地解釋，但是透過其他派別的解釋，卻能夠馬上了解，「哦，原來如此。」例如講到俱生原始光明時，不光可以透過格魯派所說「空樂無二」，有時候也可以配合薩迦派道果的「有寂無二」的法門，或是噶舉派的「大手印」、寧瑪派大圓滿的「原始俱有」等，透過這些教派的種種解釋，我們可以對俱生原始光明有更深體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得在宗喀巴大師的「一切聖言皆為教授」裡多做一個補充：「是啊，我要學習一切的聖教，除某某教派以外。」但宗喀巴大師並沒有另加這一句。「無餘受外密，三乘正妙法」，也沒有多加一個補充：「除了某某教派以外，所有的三乘我都要學習。」所以我們應該沒有教派分別地去學習一切教法，這樣才能整個地了解，不然，很有可能會因為自己只接觸了一個教派，而去毀謗其他教派，這樣非常危險，我們必須注意這一點。